

華嚴疏鈔懸談卷第十四 Door2-141-002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四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涅槃第九，菩薩品中，廣明闡提斷善，不能發心。當文即云：彼一闡提雖有佛性，而為無量罪垢所纏，不能得出，如蠶處繭。此則有而非無。又云：或有佛性，闡提人有，善根人無，等，即知無有無種性人。

在涅槃經這第九菩薩品，這個菩薩品中啊，說，「廣明闡提斷善，不能發心」：在這一品裏頭啊，所講的道理，就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這個闡提斷善。闡提，什麼叫闡提呢？闡提是梵語，此云「信不具」，就是啊，這個信心呢，不具足，將信將疑；他也信多少，就有疑多少。信，譬如有八磅這麼重；啊，不信，也有八磅這麼重；那麼一比起來啊，根本就是沒有信了，所以這信不具。

在這個涅槃經啊，前邊，所講的道理，都是講的「闡提無佛性」。說，因為啊，他信不具，這種人呢，沒有佛性，不能成佛的。以前有一位法師，講這個涅槃經啊，講到說闡提無佛性這個地方，他就不這樣講，他說闡提

有佛性！為什麼說闍提有佛性呢？他說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！闍提雖然他信心不具足，但是也是眾生之一；那麼既然是眾生之一，又怎麼可以說他是沒有佛性的呢？所以呀，他和這個經典的道理就說的相反。

這一位法師是誰呢？就是道生法師，蘇州啊，那地方講經。啊，當時啊，他這麼一講，這一些各法師就都攻擊他，說，這才是魔王說法！這真是啊，經上明明說闍提無佛性的，這才是胡鬧！啊，大家就都不睬他，說啊，他是魔王說法；佛都沒有那麼講，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大家就都默攆他了，默攆呢，他講經啊，也沒有人聽了。

因為一般這個法師都結成一黨，說，告訴所有的皈依弟子，善信，說是這個道生啊，他若講經，你們不要去聽去！誰要去聽他講經啊，那將來就是要下地獄的！這個善男信女為什麼他要學佛呢？就因為不想下地獄，那麼去因為聽經就要下地獄，於是乎就不敢去聽去了，不敢去聽這個道生法師講經。

這樣子，這個道生法師啊，他也不乾寂寞，他一定要講經，哈，這個法師真是有志氣！人你不聽嘛，我去給石頭講去，我看看石頭怎麼樣？他於是乎就走到虎丘山，虎丘山呢，就把那個石頭啊，從四外八方搬到前邊，搬

幾百石頭來，他說，我請你們來聽經，啊，你們好好坐到這個地方！就和這個石頭來講話。這些石頭啊，果然就很聽話的，也沒有跑，也沒有滾，啊，他放到那個地方，啊，它就啊，老老實實在那就入定。

那麼這一入定，但是它還是有點知覺，他就給說法，就說到這個闡提無佛性這個地方啊，他就說，這是不對的，啊，闡提也有佛性的！有情無情，同圓種智，闡提呀，將來也可以作佛的。我說闡提有佛性，你們說對不對啊？這些個石頭你說怎麼樣啊？大約雖然說要入定啊，還沒有入呢，想睡覺也沒有睡，於是乎聽他這麼一問，就都醒了；醒了，就動彈起來了。

這個頑石也點頭，那一個頑石也點頭，啊，這頑石點頭，啊，頑石對頑石啊，就碰起頭來，因為它一點，就碰到前邊那個時頭上啊，啊，互相就響起來。這麼樣子，所以這叫啊，「**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**」。

我以前呢，在講楞嚴經啊，說過這個公案，那麼當時啊，我就問大家，我說，他這個頑石點頭，誰給他證明呢？我講經，我說呀，這個桌子板凳都給我叩頭，那麼這有什麼憑據呢？有什麼根據呢？沒有誰來給證明，除非呀，你們大家這打一個妄語，說，啊，是的，我看見了，我師父講經的時候，那個桌子跪下又起來，起來又跪下，啊，叩頭，啊，講一堂經啊，它

就，這個桌子，板凳都叩頭！那麼這樣，雖然你們這麼說，外邊人也不會相信的？為什麼呢？根本桌子、板凳不會叩頭的。

那麼這個頑石點頭，那麼怎麼又可以相信呢？我告訴你，這不是啊，這個生公他自己說的，是啊，反對他這些個人說的。怎麼樣反對他這些個人會這樣講呢？因為大家呀，為什麼要反對他？因為他講的太好了，啊，講的辯才無礙，啊，**舌燦蓮花**，這個舌頭上啊，好像開一朵蓮花似的。

那麼一般人就都妒忌他了，當時啊，他講出一個講的道理，講的一般人都想不到，他講很特別的！也可以說啊，把這個經典呢，死的經講成活的經了！這麼樣子，一般人就妒忌他了，說，唉，哼，因為自己不如人呢，人是這樣子，自己不如人呢，就要妒忌人；自己要是比人好呢，又是看不起人；是啊，你若比他高啊，看不起人；啊，若不如人呢，又妒忌人；這是眾生的知見，就是這樣子。

啊，那麼大家就合起黨來呀，就來大家來對付這位道生法師。那麼對付他，跑到山上去給石頭講經，那麼就有的人呢，在後邊呢，偷偷的看看他，看他倒是搞什麼鬼？那麼聽他講的講到這個地方，這石頭都動彈了，都點頭了。也沒有風吹呀，也沒有雨啊，沖它，啊，它自己就都點起頭來了！所

以這些個有的相信這位法師的這個人呢，那麼在後邊偷著看見呢，連反對他這一班人呢，要做一個特務的樣子啊，要看一看這個法師究竟他在那又是做什麼？那麼一看這有頑石，他給頑石講經啊，頑石都點頭了。因為這個呢，叫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

那麼在這個以後，這個涅槃經啊，就翻譯全了，完全都翻譯過來。完全都翻譯過來了，這時候，那個經典上啊，也就說了，說闡提也有佛性了。那麼這一證明啊，這個法師的見地呀，他這種智慧，真是！沒有看見這一部經的全經，他就啊，把這個道理完全都了解了。那麼以後，一般的人呢，啊，反對他的人也不反對了，啊，也都來叩頭來了。

什麼叫頑石呢？我再告訴你們一個這個什麼，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他這些個，都是頑石；若不是頑石，不會不相信。那麼就是頑石，以後也點頭了，這就啊，說是啊，反對他的，妒忌他的，以後啊，啊，都是對他都五體投地了，啊，都崇拜這位法師。所以闡提呢，也有佛性的，闡提也可以成佛，不過早成，晚成，這就是時間的問題。啊，那麼好像六祖壇經上說的，啊，「迷悟有遲疾，理本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」，那麼他這個迷呀，和悟啊，是早晚的問題。

在這個菩薩品呢，「廣明闡提斷善」：就是啊，說這個闡提呀，他斷善根，沒有善根，不成佛，不能發心；因為他沒有善根，所以就不能發菩提心。

「當文即云」：在這個經的當文呢，他就說了，「彼一闡提雖有佛性」：說啊，彼，就是那一個闡提，他雖然呢，有佛性，本來他有佛性的，闡提不是沒有佛性的，「而為無量罪垢所纏」：哈，這個佛性啊，被這個所造的罪垢；垢呢，就是不清淨的業；罪呢，就是所造的這些個惡的罪惡；罪惡呀，是不乾淨的罪惡。

什麼叫不乾淨的罪惡呢？就是殺生啊，這是不乾淨的；偷盜啊，這是不乾淨的；邪淫，這是不乾淨的。就是造這個殺、盜、淫這個業。因為有殺、盜、淫呢，這三惡業，這罪垢，可是啊，這個罪垢有多少呢？沒有數量那麼多！啊，可惜這個罪垢啊，沒有一個形相，要有形相的話，這個盡虛空，徧法界都充滿了，啊，虛空也變成沒有虛空了，因為罪業太多了，罪垢太多了。

因這麼多的罪垢，啊，把這個佛性給纏住了，纏住了，放不出光來。因為它放不出光，被罪垢的惡業給纏住了，啊，「不能得出啊」：沒有法子，啊，從這個罪垢裏邊呢，跑出來。這個佛性啊，啊，給埋到那地方，沒有法子出得來。「如蠶處繭呢」：好像個什麼情形呢？現在舉出一個譬喻來

告訴你，就好像啊，那個蠶，在那個繭裏邊，那個蠶在繭裏邊呢，啊，牠也出不來的。那麼現在這個佛性在這個罪垢裏邊呢，也不容易出來了，啊，也不容易出來。

「此則有而非無」：那麼這個蠶在那個蠶繭裏頭啊，這個比喻，那個蠶呢，並不是沒有；但是牠，牠因為牠被這個繭呢，給包住了，所以看不見這個蠶了。這個闡提的佛性，和這個蠶，處在那個繭裏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這是有而不無，你不能說他沒有。

「又云」：又說了，「或有佛性，闡提人有」：有佛性，這個闡提人呢，也有；「善根人無」：這個有善根的這個人呢，啊，反而沒有佛性。「等」：這個很多的說法。啊，「即知無有」：因為什麼叫闡提有佛性，善根的人無佛性？

這個佛性有五種，有善的佛性，有不善的佛性，又有無記的佛性，又有理佛性，也有果佛性，這五種。那麼這個闡提呀，和這個善根人無佛性，這個就是不善的佛性，這屬於不善。那麼其餘的呢，又有這個善的佛性，又有這個無記的佛性；無記，本來有，但是啊，可沒有什麼記憶，這也是一種佛性；那麼理佛性，果佛性。等，這個等啊，就等於其它還有這個其它

的道理。

即知啊，由這個即知道無有五種性人，沒有啊，這個沒有佛性的人，沒有佛的種性的人。

Door2-142-003

況前引楞伽，五性自迷其文。彼經第五性云：五者，無性，謂一闡提。此有二種：一者，焚燒一切善根，即謗菩薩藏。二者，憐愍一切眾生界，即是菩薩；若有眾生不入涅槃，我亦不入。大慧白言：此二，何者常不入涅槃？佛言：菩薩常不入涅槃，非焚燒一切善根者；以知諸法本來涅槃，不捨一切諸眾生故。

「況前引楞伽」：況且呀，在前邊所引的這個楞伽經，「五性自迷其文」：啊，說這個楞伽經啊，裏邊有五性，就是五種乘性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和這個無性，這五種。自迷其文，這個引證的，自己也對這個本文已經就亂了，說的不太清楚。

「彼經第五性云」：在這個楞伽經啊，第五這個種性，他說了，「五者，

無性」：第五種啊，叫無性，沒有種性，沒有啊，這個佛種性。「謂一闡提呀」：這所說的就是這個一闡提，這個信不具這一類的眾生，所以呀，說他沒有佛的種性。「此有二種」：這個闡提呀，不是就是一種，有二種。

這二種闡提，「一者，焚燒一切善根」：這第一種的闡提，他把自己的所有的善根，這焚，就是用火來呀，把它焚燒了它。什麼叫火呢？啊，就是我們這個貪心。這個貪心呢，把一切的善根呢，都給焚燒了。好像火似的燒呢，因為你有貪了，跟著就生出瞋來；生出瞋來了，就變成愚癡。你要沒有貪心，瞋心就不會生出，那癡心也很不容易啊，它就生出來。

因為你貪，貪不來呀，就要發脾氣，一發起脾氣，就是無明，這無明，就是一個有了愚癡。啊，這個時候，也不管對呀，不對呀，也不管是啊，非啊，善、惡，啊，心裏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做去；所以因為這樣子啊，就把這個一切善根呢，燒去，譬如火呀，把這善根都燒去。

那麼因為把善根燒去了，「即謗菩薩藏」：他就啊，生出一種譏謗心，譏謗他了。這就是啊，昨天晚間講的，你不如人呢，就要生妒忌心；你若啊，勝過人呢，啊，就要生一種貢高的心。現在因為啊，你自己把善根都焚燒去了，看見有善根的人，所以就要譏謗他了，就要破壞他。為什麼要破壞

這個有善根的人呢？這就是妒忌的心驅使。

看見，哎，我這麼樣子沒有善根，你怎麼這麼多善根？那怎麼可以的！於是乎啊，啊，就要搶人的善根，要啊，破壞人家。以為把人家的善根，把人家破壞了，自己就生出善根；其實啊，越譏謗破壞他，自己越不如人！

所以我們修道的人呢，我啊，告訴你們各位最要緊的法門，切記！切記！不要妒忌人，不要啊，啊，怕人家比自己好。那菩薩發心，他呀，希望人人都比我好，這樣子啊，就是菩薩發心。那麼這個焚燒善根的這種啊，闡提眾生，信不具這種眾生，他就啊，譏謗菩薩藏，譏謗菩薩。

「二者，憐愍一切眾生界，即是菩薩」：這個焚燒一切善根這人，也不能入涅槃。那麼不焚燒善根的人呢，也有不入涅槃的。所以世間的事情啊，它是啊，對待的，是相對的。有一個陰面，就有一個陽面；有一個白天，太陽雖然它不休息，它也沒有白天，也沒有晚間；可是我們人呢，在這個地球上住著，就有白天，有晚間，有晝，有夜。白天，我們人就工作；晚間，我們人就休息，就睡覺。

那麼本來是一個地球，啊，在我們現在的時候，哈，香港呢，就是白天了；

我們這白天，是香港的晚間；香港的晚間，就是我們這的白天；所以正相反。同是在這一個地球上，啊，就有一個地方有太陽，就有一個地方沒有太陽。

那麼太陽，說是啊，太陽落了，是不是太陽落呢？太陽沒有落。太陽要落的話，在這落，在香港也不應該有；那麼在這沒有了，在香港有，這是它沒有落。可是我們這個地球轉來轉去，轉到那個陰面上了，和太陽光啊，相反了。啊，這個陰面若有，陽面也要有。

我們人要是天天那麼休息，什麼也不做，這血脈啊，都會像那個butter(奶油)凝結到一起，所以又要運動；睡夠了，又要運動運動，做一點功夫。那麼這就是啊，這一陰一陽。所謂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這個一陰一陽，這就是道；一晝一夜，這就是道；也一男一女，這也是道。

那麼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呀，又想起來一件呢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啊，很不重要的事情。什麼是重要？你認為它是重要，就是重要。什麼是不重要？你認為它不重要，它就不重要了。啊，這是啊，一切唯心造的道理。

那麼什麼事情呢？就是我們五個，就是五比丘現在。這五比丘啊，到到香

港啊，那麼他們就聽見呢，一個很重要的消息，重要的事情。什麼呢？有個退居的和尚，那麼就對我們這個五比丘講，說是啊，說是啊，你們回到美國，聽說你們明年傳戒，無論如何不能度女人！啊，那麼這個五比丘一聽，哦！這真是重要了！這是very important！所以把這個糞呢，就撿起來了，因為這個糞呢，是很重要的。

這個就是什麼呢？這就因為啊，那個小孩子，沒有見過東西，人家說這個是好的，他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就說，哦！不錯呀！人說那個是壞的，唉！是壞的！他自己也不知道好壞。啊，他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對他們這麼樣講？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們沒有智慧。

這個，啊，不要說現在末法的時代你提倡正法，就怎麼樣子，也不可以說是我們只度男人，不度女人！我也想只度男人，不度女人，但是我想，我母親也是個女人，我不能說是啊，把我母親都不度了！若是不度母親，這是一個最不孝的人，這叫忘本的人！

這個時代，怎麼可以說是，啊，單度男人，不度女人？好像，發願不和女人講話，他心裏講沒講呢？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。那麼還有，有女人和他一講話，他就認為這是不對了，啊，我不和女人講話，妳怎麼樣子，啊，

同我來講話！先發了一個無明了，這叫持的什麼戒呀？啊，你不講話是你的事，人家和你講話，那人家沒有持不講話的戒，是不是啊？

啊，就有人對你講話，你能聽不見，看不見，不知道，那才是真正的戒呢！你們，哦，她和我講話！你怎麼知道的呢？你知道，你還不夠功夫呢！他就不明白這一點！哦，又誰和他寫信也不行！其實，「道找一面，理論兩平」，這個修道啊，是找自己，不找人家的不對。

那麼說師父你常常罵人，看我們都不對！我做師父的，你要做師父也可以的；因為師父要教化眾生的，如果不教，自己對不起人的，所以呀，啊，一定要到發脾氣的時候，要罵罵人的！不罵人，那個人他就不開悟的，你們懂嗎？罵人也會開悟的，打也會開悟的，殺也會開悟的，但是你要用的對，用的不對，就不會的，啊，就錯了。

所以呀，哎，小孩子沒有見過什麼事情，所以人家一說什麼，哦，他就被境界轉了。你讓他，他對我來講一講，試一試！甚至於他根本就不敢講的，對著我來這樣。為什麼敢對他們講？就因為看他們是可以欺騙的，都是年紀很輕的，沒有什麼知識，沒有什麼智慧。

所以我呀，今天講這個闍提，闍提也不入涅槃，這菩薩也不入涅槃；菩薩，你看著，說啊，啊，這個眾生不入涅槃，我亦不入，說是眾生啊，不成佛，我也不成佛，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願力，說，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」，眾生度完了，我才呀，成佛呢！地獄沒有空的時候啊，我也不成佛。那麼這就是啊，眾生不入涅槃，我亦不入，說是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，然後我才成佛。

那麼這一類的人呢，也不入涅槃；那麼這一類的人不入涅槃，你不能說他是啊，就是斷善根的了，他這善根是接接連連永遠都不斷的。所以呀，就好像這個一陰一陽似的，陰有好，有不好；陽也有好，有不好。你，啊，好像那個太陽，太熱的時候，把東西都曬死了；你要太涼了呢，又都凍死了；就要啊，取乎中道。

所以呢，他們也不知道，我們美國的佛教自己應該站起來，我們教人家其他的佛教徒要站起來，啊，要打起精神來站起來。我向佛教徒說幾句話，教佛教徒要站起來！

「大慧白言」：這個大慧菩薩問佛說了，「此二，何者常不入涅槃」：說這兩種啊，是哪一種常常的不入涅槃呢？「佛言：菩薩常不入涅槃呢」：

佛說，就是發願要眾生入涅槃，他才入涅槃這個菩薩，他常常不入涅槃；
啊，並不是那個闍提，那個闍提呀，雖然把善根焚了，但是有的時候它火
沒有了，那麼澆上一點水呀，還會長起來。

「非焚燒一切善根者」：不是那個焚燒善根的那個人。「以知諸法本來涅槃呢」：這個諸法本來就是個涅槃的，啊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啊，不生不滅的。「不捨一切諸眾生故」：這個法呀，是不會捨棄一切的眾生的，也就是佛呀，也不會捨棄一切眾生的；這個菩薩呀，他想要度眾生，也不會捨棄一切眾生的。

Door2-143-004

此意則明菩薩入而不入。既云：菩薩常不入，非闍提者，則明闍提後必入矣。況經自云：復以如來神力故，或時善根生耶。

「此意則明菩薩入而不入」：前邊呢，所說這一段文，就是啊，這個意思間就是令你明白呀，這個菩薩，和這個闍提呀，差不多。闍提，是信不具；菩薩呢，是具信。那麼為什麼闍提不入涅槃，菩薩也不入涅槃呢？因為菩薩他的願力，啊，要啊，廣度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都成佛，他才成

佛！所以呀，叫他這叫入而不入，不入而入。

入涅槃嗎，本來他應該入涅槃，但是他可不入涅槃；雖然他不入涅槃，他也有這個常、樂、我、淨這種的如來的法身四德。啊，不像那個闍提呀，啊，沒有如來這個常、樂、我、淨啊，這法身四德，他沒有的；菩薩呢，他有的。「既云：菩薩常不入」：那麼前邊呢，這一段文，既然說是菩薩常不入涅槃，「非闍提者」：說不是闍提。

那麼這樣就明白啊，你就知道「闍提後必入矣」：這個闍提呀，現在他雖然不入，將來呀，以後啊，他還是有機會可以入涅槃的，啊，不是啊，永遠都不可以入涅槃了。「況經自云」：況且啊，那個經上啊，自己也說，那個經典上啊，也說過。說過什麼呢？說，「復以如來神力故」：說呀，雖然闍提是焚燒善根了，善根被這個貪火所燒了，可是啊，要是再能，啊，佛呀，再能用他的這種神力，就是不可思議這種的力量，啊，能啊，這樣子。

「或時善根生耶」：或者呀，將來有的時候，這個時啊，就是個機會。或者有機會呀，他這善根又可以生出來，不是啊，斷滅了，不是啊，這個善根永遠都沒有了，啊，所以你們要知道。既然這樣說，所以一切眾生啊，皆可成佛，都是可度的，沒有不可度的眾生。

莊嚴第五，無性亦有二種，一是時邊，二者畢竟。時邊謂暫時之無，即前闡提。畢竟謂永無，即大悲菩薩。

「第五，無性」：在這個莊嚴論上啊，第五他說，「無性亦有二種」：說這個無佛的種性啊，有兩種。這個兩種都是什麼呢？「一是時邊」：這個一種啊，就是時邊，在這個時的邊上，這個時的中間呢，就沒有它。什麼叫時的邊呢？啊，譬如一個開始，這也是時的一個邊；一個終了，這也是一個時的邊。這開始和終了，這都是啊，在邊上，不是在中間；在中間，若沒有到這個時的邊上呢，啊，那就不是，所以這時邊。

「二者畢竟」：二者呢，就是究竟，究竟，就是最後的究竟處，最後的歸依處。什麼叫時邊呢？「時邊謂暫時之無啊」：是啊，暫時的，是沒有，所以到這個，在暫時這個時，裏邊沒有；等啊，到這個時的邊上啊，又有了，這個時的邊上。什麼好像我們今年沒有，今年這是作一個時；啊，等到明年又有了。這個今年的年，終了了，這是年的邊呢；啊，等到明年的開始，那又是個邊呢，啊，又有了。

所以這時邊呢，這是暫時沒有，就是這個時候沒有，等那個時候就有了。

這一個時候，譬如我們現在這一天有十二個時辰，十二個時辰這有二十四個邊。那麼這二十四個邊呢，都可以發菩提心，都可以呀，又生長善根了。

畢竟呢，這個時邊呢，這就是前邊所說那個闡提，這就叫時邊。畢竟呢，謂永無；是啊，永遠都沒有，永遠都沒有佛的這個種性了。這是什麼呢？

「謂大悲菩薩」：這發大悲心的菩薩，他啊，和眾生同體，他和眾生啊，分不開了；所以眾生沒有成佛，他就不成佛。

什麼時候眾生都成佛了，啊，他也成佛了；但是眾生不會沒有的；你這個眾生沒有了，那個眾生又出來了；那個眾生沒有了，那個眾生又生出來了；這個眾生眾生，就是沒有法子數的過來那麼多的生，所以叫眾生。那麼眾生太多了，所以不能一起都死了；所以不能一起都死啊，這個大悲心的菩薩，啊，他也就跟著眾生在這活著了，啊，不入涅槃了。

Door2-144-005

是知前來所引大般若，深密等經，皆是未說法華之前。就其長時，云定性無性，非永定永無。

「是知啊」：就是因為前邊這個疏文呢，就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知道啊，前邊所引用的這個，這一段文，那麼所說的這個大般若經，和深密經等經，那個經文，這種種的經啊，都是在沒有說法華經之前說的這個經典。

這個阿含十二，方等八，這是二十年；二十二年，般若談；這是四十二年。

因為這個在沒有說法華經之前呢，佛說的大般若經，和深密經，這個時間有啊，四十二年這麼長的時間。四十二年，就打它短，我們再給它取消了一年，四十一年，四十一年也是很長的時間了。

啊，因為這麼長的時間，所以才說定性聲聞，因為在這四十一年期間呢，他就是願意做那自了漢，啊，怕麻煩，啊，什麼事情也不願意幹，坐那就等著；到吃飯的時候，噢，把口張開，啊，吃；到睡覺的時候，把眼睛給閉上睡；噢，這不錯，什麼也不要幹，啊，這四十一年！

所以在這四十一年佛說經典的時候啊，看見，哦，這得了，你這麼樣幹法！唉！所以就說，這叫定性聲聞，這叫無種性的聲聞。這就是叫他們，不要作聲聞，不要這麼到吃飯的時候把口就張開，吃飯；到睡覺的時候，把眼睛就閉上睡覺，啊，一天到晚坐那地方像個木頭似的，像個泥像似的；啊，只是比木頭泥像多啊，這麼一口出入的呼吸氣，這不同的地方就在這。

所以呀，才這樣罵他們，所以才說，「故云定性無性，非永定永無啊」：不是啊，永遠都定性聲聞呢，不是永遠是無種性的。啊，你看，這就是說前邊那個闍提，咦，將來他也會成佛的。所以在涅槃經前半部啊，說「闍提無佛性」；後半部就是有了；啊，那就是啊，到那個「時邊」了；因為到那個時邊，所以就有的。

說法華經，這個涅槃經是一晝一夜說的，涅槃經，佛。跟這個法華經呢，說八年。因為佛啊，佛四十九歲，為什麼我要把前邊給取消了一年呢？因為你若是說四十二年，再加八年，就五十年了；啊，就不合乎啊，這個數目了。所以我一定要給它取消一年，哦，再加上八年，在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是一個大概的意思，就是四十九年。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講這個經啊，三百餘會。所以呢，我算一算這個數，一定要前邊給它取消一年。

「般若」為什麼沒有翻呢？因為它有多含。所以他說，**二種般若**，這兩種般若，這根本不是我講的，我只說世間般若，出世般若；世間，出世；世間，是文字般若；出世，啊，是這個實相的般若，這出世的般若。那麼般若有三種意思，第一是文字般若，第二就是觀照般若，第三是實相般若。

因為有這三個意思，所以呀，就不翻，不翻譯它，這是一個。

還有一個意思是尊貴不翻，這個多含不翻，尊貴不翻，順古不翻，此方無不翻，秘密不翻，你們方才有沒有提到這個秘密，秘密不翻，是什麼？

這個秘密不翻，因為秘密，所以你要一翻譯出來，它就不秘密了，翻譯大家都懂了。啊，好像那個咒，那個咒，「婆伽梵，薩怛多般怛囉，南無粹都帝」，沒有翻譯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秘密，這是個秘密。

多含，順古，順古啊，就是以前古人呢，都這麼翻譯。譬如這個涅槃，啊，古人都翻譯成涅槃，沒有翻譯呀，過來，都是涅槃，啊，那麼以後就這麼涅槃涅槃涅槃涅槃，順著古，就是又涅又槃。

那麼此方無不翻，就是啊，在印度有，在中國沒有；那麼因為沒有這個東西，沒有法子翻譯，沒有這個事，也沒有這個物，那麼所以就沒有法子翻譯，還用它那個原有的名字。此方無不翻，秘密不翻，尊貴不翻，這有這五種的意思。那麼般若為什麼又不翻呢？就因為啊，般若，尊貴；智慧呢，它好像很普通的，很平常，所以不翻。

諸論隨佛方便成立，故云定無耳。故寶性，佛性等論，皆說以一闡提謗大乘因；依無量時，說無佛性，非謂究竟無清淨性。

以後啊，我以前講過的，隨時都不一定什麼時候就要問，問誰呀，答不出來我就知道他是很懶的，我就知道他，啊，一點都不注意這個經典。

那麼現在這個「諸論」：諸論，就一切的論議的所說的，是「隨佛方便」：他是因為啊，順著佛這個方便法，而啊，「成立」：成立啊，這個論。「故云」：所以呀，才說「定無耳」：說啊，那個定性啊，聲聞，和這個增上慢，和這個一闡提，沒有佛性。

「故寶性，佛性等論」：因為這個所以寶性論，和佛性論呢，這兩部論呢，「皆說以一闡提謗大乘因」：都啊，這麼說，說啊，以這個因為它是一闡提，什麼叫一闡提來著？就是沒有信心，講了你就忘了，講了你就忘了，啊，一點也記不清楚，這就是叫信不具，信不夠了。那個具，是具足，信不具足，信不夠了。

為什麼你信不夠了呢？就是忘了。忘了什麼呢？忘了你所發的願了，忘了你所種的善根了，忘了你所說的話了，這都叫信不具了。現在明白了嗎？(明白)，明白，嘿，將來不要糊塗！哈哈！

「謗大乘因」：謗大乘經典。好像有很多人，說是啊，唉！《楞嚴經》是假的，這就叫謗大乘經。有的人又說，哦，《法華經》也不是真的，這也叫謗大乘經了。又有人說，那《地藏經》是人造出來的嘛，這也叫謗大乘經。有的人就又說，啊，你翻譯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翻譯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啊，那個那些個菩薩都不要了，要它幹什麼？不要翻譯了嘛！這就是謗大乘因。

「依無量時」：他啊，因為啊，依照著這個無量時，這很長的時間，所以叫無量時。啊，「說無佛性」：說啊，在這無量時裏邊，好像啊，佛由成佛，說法到四十二年，四十一年時候，啊，都說這個這麼長的時間，這是啊，這個定性聲聞，他不轉變他的思想，啊，不往前求進步，所以呀，說他沒有佛性。「非謂」：不是啊，可不是說啊，「究竟無清淨性」：可不是他究竟啊，什麼時候到啊，最後，他也沒有這個佛的清淨性，不是這樣說的。

今天呢，晚間是灑淨，明天開始啊，打佛七，這個一稱南無佛！皆共成佛道，那麼要是人有時間的人呢，都來隨喜打這個念佛七；若是沒有時間的人呢，也不避免強。那麼在這七天之中啊，大家特別發發心，來呀，打念佛七！那麼將來啊，皆共成佛道。

在這個一年之中啊，我們這個念佛七，或者就一個，或者兩個，那個是觀音七，這個是阿彌陀佛七，我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大家共同啊，在一起薰修。啊，你念這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！其他人也念南無阿彌陀佛！這阿彌陀佛，和阿彌陀佛，這個聲音和你那個心，都打成一片，將來啊，阿彌陀佛啊，一定不會把你留到這個娑婆世界，一定啊，會伸手把你呀，拉到極樂世界去。

Door2-146-007 39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若謂法華是第二時教，為引不定二乘，故說一切悉皆成佛。而猶未說定性不成，故名密意，非了義者。何以自判法華為第三時教？誰敢判於法華為不了耶？

若謂法華是第二時教：假使你若說是啊，這個法華經，妙法蓮華經，它是

第二時的這個佛所說的教理，「為引不定二乘」：為的接引呢，不是定性的二乘，這不是啊，這個定性聲聞、緣覺，不是這個增上慢的聲聞、緣覺。

「說一切悉皆成佛」：才說嘛，這一切眾生啊，啊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

「而猶未說定性不成」：那麼他在這啊，在這個第二時啊，尚且沒有說這個定性聲聞呢，是不能成佛。「故名密意，非了義者」：所以呀，說這個這是密意，沒有啊，明顯的來說，這不是了義的一個教。「何以自判法華為第三時教」：那麼要這樣子講的話，他為什麼又判這個法華經為這個第三時教呢？啊，這是不對的。

「誰敢判於法華為不了耶」：哪一個有這麼大的這個膽量，敢說法華經它不是了義的佛教呢？誰又敢這麼樣的判法呢？這是啊，這個清涼國師說前邊呢，那個所說的定的那個時啊，是不對的，這批評他們，說啊，這個所以啊，他們這樣子立這個教啊，是不合乎理的，不合佛法的。

妙智經中，及梁攝論，成立正法中，皆以一乘居三乘後。故真諦三藏部，異執記云：三十八年後，說解節經等。無量義云：四十年後，說法華經，明知法華居後，故經云臨欲終時。

在這個般若的經啊，裏邊說，般若就是這個妙智經，也就是般若經。「及梁攝論」：和這個梁時這個那個攝大乘論。成立正法中：在這個成立正法的裏邊呢，皆以一乘居三乘後：在這個先說這個三乘，後說的這個是一乘；不是先說的一乘，後說的三乘，不是的。

「故真諦三藏部」：所以啊，在這個真諦這個三藏法師，他呀，所著的那個疏裏邊，有「異執記云」：有這個一部疏啊，叫異執記，就是啊，它有一種啊，特別的提出來的道理。這一部疏說，「三十八年後，說解節經等」：在這個佛呀，三十八年以後，啊，說這個解節經，及其它的經啊，等等。

「無量義云」：在這無量義經裏邊呢，也這麼說，說什麼呢？說「四十年後，說法華經」：佛呀，說法在四十年以前呢，沒有說法華經；法華經是在四十年以後所說出來的；佛呀，是最後說的法華經，和涅槃經。

「明知法華居後」：因為這個經上這樣講，所以呀，這很明白的指出來說法華經是在呀，這四十年之後才說的法華經，在最後。法華經所講的就是一乘的道理；那麼在法華經以前呢，沒有啊，說這一乘的道理。「故經云」：所以呀，在法華經的本經啊，那個經文上說，「臨欲終時」：說是啊，這個佛將要臨終的時候，才說這個法華經；說完法華經，說這個涅槃經。

有的人，這個五眼開的時候，他不懂，就說啊，這是一種境界。坐禪，用功用到極點了，眼都會開。眼呢，開眼的人，是無障無礙的，在這個牆這邊，可以看到牆那邊去。你在這個肉皮外邊，可以看到啊，你肚裏邊的心肝脾肺腎，皮血肉筋骨，這四大假合，地、水、火、風怎麼樣組織成的這個身體，啊，知道這個身體是個假的，原來啊，是四大假合的。

啊，因為這樣子，就無所執著了；你沒有所執著，這就是得到解脫；得到解脫，也就是啊，沒有一切的障礙。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；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」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啊，變成一個大光明藏！你說，這有佛堂，佛堂在什麼地方？啊，佛在什麼地方？也沒有眾生，也沒有佛了！你說這是不是完了？眾生也沒有了，佛也沒有了，哈，這怎麼辦呢？就是這樣子！

為什麼你要問怎麼辦？你怎麼辦，就是頭上安頭，啊，就是騎驢又找驢，啊，你就是沒有事情找事情幹，說也說不出來的，你說出來一個字已經錯了！大光明藏裏邊，有什麼可說呢？但是一般人不懂，在這個時候，就說這是境界。其實啊，這就是把五眼開了！為什麼他說是境界呢？因為他沒有開過五眼，不懂，不是過來人！

你要過來人，他知道啊，啊，「天眼通非礙，肉眼礙非通，法眼能觀俗，慧眼了真空，佛眼如千日，照異體還同」。

你明白這個了，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；你若不明白呢，啊，就說，哦，這是境界。什麼境界？啊，你好像打坐，把自己的，看這個肉也裏邊是什麼？骨頭裏邊是什麼？啊，什麼？什麼也沒有！就是四大假合。說，哦，那我的骨頭，我穿著衣服看見我的骨頭了，這是一回什麼事？什麼事也沒有什麼事！

什麼事？你問什麼事，那就是多事！那就是自己找麻煩！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你說有什麼事？

Door2-147-008

若不信法華居後，涅槃臨終，居然可信，豈不亦以一乘一性破三五耶？

在前邊呢，說是法華經啊，是佛呀，要入涅槃之前呢，說的這個法華經。

「若不信法華居後」：假如你若是啊，不相信法華經是在最後說的，它呀，居後，是啊，在最後啊，說的法華經。「涅槃臨終，居然可信」：那麼法

華經你不相信，那麼涅槃經，它是啊，佛將入涅槃才說的涅槃經，這是啊，居然可信，這是啊，絕對可信的，絕對沒有錯誤的。

「豈不亦以一乘一性破三五耶」：這個涅槃經，它也說的是一乘，也說的是一性，啊，沒有三乘，和五種的性，都是啊，唯一佛性，唯一佛乘，沒有其它的這個三乘，和五種的性。那麼在涅槃上，也把這個三乘，和五種的性啊，都給破了！

若以般若為第二時，法華為第三時，於理即通。復自違深密，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以法華破三故。

在這個涅槃經，它破啊，這個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；又破這個五種性，破這個聲聞種性、緣覺種性、菩薩種性、不定種性、無種性，破這個五性。那麼你說啊，哦，是這樣子，那麼我再有一個道理，我可以這樣講。

怎麼說呢？說這個般若呀，他「以般若為第二時」：這般若經啊，是第二時所說的。法華經呢，為第三時所說的。「於理即通」：你若這樣講啊，按著這個理論來講，可以的。可是啊，可以之中，又會出了毛病了！出了什麼毛病呢？出了「自語相違」的毛病！自己呀，說話，自己就給自己破

了，這叫自語相違，自己說這話，和自己呀，所說的話就反對，自己反對自己所說的這個道理，這叫自語相違。

為什麼呢？相違這個深密經。在深密經啊，「第三時中」：第三時啊，裏邊，它說呀，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：發趣呀，一切乘者，發趣這個寂滅這個乘說的。那麼這樣說呢，那麼和這法華經又不相合。法華經啊，是「破三顯一的」，把這個三乘破了，啊，顯出這個一乘，因為這樣子，所以你說這個法華經啊，在這第三時，這也不可以的。

明知深密三時，不能定斷一切聖教，以未居最後故；且約顯一類義，故分三耳；義如前說，若將法華望之，應有四時，以一乘教破前三乘故。

在前邊呢，所說這種種的道理，你就應該知道，明白知道「深密三時」：這深密經啊，所定的這個三時，「不能定斷一切聖教」：你不能啊，根據這個深密經啊，來判斷，一定啊，判斷呢，一切聖教，啊，佛所說的這個一代的時教。「聖教」，也就是佛教。

為什麼呢，你不能用它來判斷這個佛教呢？「以未居最後故」：因為這一部經啊，這深密經啊，它不是佛最後說出來的，它是啊，在前面所說的；

前面所說的這個道理呀，有的就是方便法，不是究竟法。

「且約顯一類義，故分三耳」：這個呢，它就是啊，僅僅約略的顯出來這一類的眾生，所應該呀，化的這種啊，機，那麼所以呀，就說這種的法，故分三耳，所以呀，才把這個深密經啊，分出三時來；可是這個不是一種究竟的。「義如前說」：這個意思啊，和前邊所說的那個是一樣的，前邊已經這麼樣說過來著。

「若將法華望之」：假如你呀，用法華經啊，來比較一下，和這個深密經，啊，來望之，就是啊，用這個法華經啊，你看一看法華經，再看一看這個深密經，你互相比較一下，「應有四時」：啊，就應該呀，有四個時候了；法華經啊，和這個經啊，不會是同時的。

「以一乘教破前三乘故」：因為法華經啊，它是說的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；就是說的這個一切眾生皆可成佛。在前邊呢，沒有這樣講，所以這個法華經啊，它是顯露出來啊，這一切眾生皆可成佛這種的道理，這種的說法。把前邊呢，那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它都給破了；啊，說那個都不是究竟法，這是方便法。

在佛啊，所說這一代時教，這個經典說了很多，那麼現在最契機，契理的教，就是智者大師所立的天臺教，他是依照《法華經》所立的。因為《法華經》，是佛最後所說的，所以這個道理呀，是圓滿；不像前邊呢，所說的經典呢，是方便法，《法華經》是開權顯實的這種啊，法。還有這個賢首宗，所立的這個五教，他是根據《華嚴經》所立的。

《華嚴經》雖然是最先說的，但是這一部經的教義，是最廣的。所以呀，那麼法藏和尚，依照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來判佛所說的教啊，為五教，這也是很圓滿的一種教，這個理，道理，是很充足的。那麼其餘好像現在所講這個以《深密經》所立的這個道理，就不太正確。所以清涼國師啊，現在特別提出來這個道理來講一講。

Door2-148-009

若謂佛性有二：一者理性，二者行性；理性定有，行性或無，斯言可爾。
故涅槃云：或有佛性，善根人有，闍提人無。即是行性，或有佛性，二人俱有，即是理性。

「若謂佛性有二」：那麼前邊呢，這一段文所說的這個法華經是在最後說

的，破前邊那個三乘，而啊，顯示出來啊，這一乘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。若謂佛性有二，假設你若這麼說，說是啊，你若這樣說，說是啊，佛性有兩種佛性。那麼「一者是理性，二者行性」：第一種啊，就是這個理佛性；第二種啊，是這個行的佛性。

「理性定有」：這個理呀，的佛性，一定啊，所有的眾生都有這個理佛性，所以呀，理性定有。「行性或無」：這個修行這個佛性，你或無，或者呀，是沒有。「斯言可爾」：你若這麼樣說呢，是可以的；斯言，就是這個話，你這樣的講可以；可爾，是可以這樣說。

所以涅槃經啊，「故涅槃云」：在涅槃經上啊，有這樣幾句經文說，「或有佛性」：說或者呀，有的眾生就有佛性。什麼樣的眾生有佛性呢？「善根人有」。或著呀，有的人就沒有佛性。什麼樣人呢，沒有佛性呢？「闍提人無」：這個闍提呀，人，沒有啊，這種的佛性。「即是行性」：這個呢，所說的，就是這個修行的性。

因為闍提人他不修行，所以沒有這種修行佛性。「或有佛性」：或者又有一種啊，說是有佛性，「二人俱有」：這個闍提呀，啊，和這個善根的人呢，都有。「即是理性」：那麼這樣講法呢，這就是說的那個理性，這個

理呀，在理上啊，講來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

然涅槃依於理性，明其等有；故云：凡是有心，定當作佛；不言凡是有行，定當作佛。若謂理性定有，容趣寂不成，則違教理。是知闡提不作佛者，以作佛非闡提故，乃抑揚當時耳。

那麼前邊呢，這兩種，一種理佛性，一種啊，行佛性。那麼在這個涅槃經上所說的，這是啊，根據這個理性來說，「明其等有」：它呀，指明了說出啊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「故云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說，「凡是有心，定當作佛」：這個說是啊，凡是有心的，這個「心」，也就是個「性」。什麼性呢？就是這個理性。定當作佛，這一定啊，會成佛的。「不言凡是有行，定當作佛」：它可沒有說呀，凡是有這個行的，這個行，這種的佛性的，啊，定當作佛，一定啊，會成佛。

「若謂理性定有」：那麼像前邊所說這個道理，這個理性啊，一定會成佛的，定有啊，這個成佛的希望。容趣寂不成：那麼假設呀，在這個理佛性啊，再有，再允許，那麼這個定性的聲聞趣寂，他啊，趣寂，入涅槃呢，在不成佛。「則違教理」：那麼你允許他呀，入涅槃而不成佛，這個就和這個教理呀，相違背的，是不合乎這種的教理。因為這個理性啊，都會成

佛的，那麼你再叫他，啊，趣這個寂滅，的涅槃，還不成佛，這是與教理呀，不相合的。

「是知闍提不作佛者」：因為這個你說才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所謂啊，闍提不能成佛的這個說法呀，這個道理，「以作佛非闍提故」：就是啊，以這個作佛的時候，就不是闍提了；他作闍提的時候，當然就不會作佛的；等作佛了，就不是闍提了；所以說闍提不能作佛，並不是闍提永遠都不能作佛。就因為啊，他若在闍提，不能迴小向大，不能啊，改變他的思想，他就不能作佛。他若能「迴心」，迴小向大，迴自向他，把自己所做的功德，迴向給一切眾生，那麼他也可以成佛。

所以才說啊，這個「乃抑揚當時耳」：這所以呀，說闍提不能作佛，這就是啊，把這個闍提壓下去。壓下去這有一個獎勵的意思，他自己一生慚愧心，哦！說這個闍提呀，信不具的人，不能作佛；啊，我不做闍提囉，啊，我生出一種信心了！啊，這就把闍提變了，就不是闍提。

有已經啊，這個菩薩想要退這個大乘心的，啊，他一聽佛啊，這一說闍提不能作佛，闍提，就是定性聲聞呢，這叫這種的信不具的眾生不能成佛，所以這個退心的菩薩，也就不退心了。那麼令他這個闍提自己知道慚愧，

這叫「抑」；令啊，菩薩知道啊，發大乘的菩提心，這就「揚」；這就是
啊，啊，獎勵，和這個貶，貶抑；那麼獎勵呢，獎勵就是說他好。怎麼叫
啊，貶抑呢，就是說他不對。

本來呀，這個人學佛法很精進的，那麼還說他不精進，這就把他驕傲心呢，
給他降伏一點。因為恐怕這個人，啊，精進，自己以為自己就不得了！你
看我，多精進，啊，我，啊，比誰都用功！我，又不和女人講話；我，又
不和男人講話；我，又持銀錢戒；我，又吃一餐，把這個「我」呀，抬出
來一大堆，啊，就把這個「道」啊，障礙住了。所以就怕人若說，還說他
精進，也說他不精進，這是一種，這叫啊，「抑」。因為人呢，很容易就
生一個驕傲心。

Door2-149-010

若謂法華入滅後信一乘，即是變化權聲聞者。權必化實，無實化誰？又豈
不誤於一類怯弱好滅眾生？是知趣寂皆是法華前意耳。

「若謂法華入滅後信一乘，即是變化權聲聞者」：假設你若是說這法華呀，
經，是啊，是說的佛入滅後，這一切眾生啊，才信這個一乘，才啊，能修

這一乘的法門；即是變化權聲聞者，這個呢，這是一類的變化，他們本來不是啊，聲聞，他呀，化身，用這個變化身呢，來作聲聞的；所以呀，在法華之後，他啊，信這個一乘法，你若這樣說。

「權必化實」：那麼權呢，必定能化這個實。「無實化誰」：要是沒有「實」，又怎麼樣化呢？權必化實，說這個權呢，是個權巧方便；將來啊，他還呀，回歸到這個實教上來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又可以說呀，說這個權呢，就是實所化的，本來就是實來的，所以呀，權是實所化。那麼又「無實化誰」：那麼假設本來就沒有一個實體，沒有個實教，又是誰所化的？這個呢，就是也是說前邊呢，他那個自己呀，給自己來辯論；但是辯論，設這種辯論的理由啊，也是不對的。

「又豈不誤於一類怯弱好滅眾生」：又豈不誤於一類，你這樣的講法呀，啊，又豈不是啊，耽誤了這一類的怯弱的好滅眾生？怯弱，怯呢，就是畏懼；弱呢，是軟弱。這一類的眾生啊，他聽說啊，佛道遙遠，才修成佛，他就怕了，，他不願修行。

又者，有一類的修菩薩道的人，他看菩薩道啊，很難行的，所以呀，他也就生一種畏懼來，所以呀，怕誤了這一類的眾生。那麼他好滅，他想啊，

趣這個寂滅。因為這類的菩薩，他啊，知道這一切眾生，雖然入滅，而能從這個滅，又發起這菩提心；這「滅」，也不是永滅，也不是永定，所以呀，那麼菩薩他就還呀，繼續的發他大乘的菩提心。

「是知趣寂皆是法華前意耳」：因為這種種的道理呀，所以就應該知道。應該知道什麼呢？應該知道啊，這個趣寂呀，好得到寂滅的這一類的眾生啊，這一種的教理，教化這一類的好入滅的這一類眾生。這是在呀，《法華經》前邊所說的這個道理；等到《法華經》以後，就把這個道理又破了；所以說，「破三立一」，破這個三乘，立出這個一乘。

前邊那個那一句說是啊，「權必化實，無實化誰」；這個你又可以這麼說，「實必化權，無權化誰」，也可以這麼樣講。這個意思啊，就你從兩方面這麼一想，就明白這個道理了。要想啊，這個都不是一定的，它啊，就是講這個道理，不要一定啊，死刻板板說，哦，就是這樣子！你怎麼知道它就是這樣子？就是這樣，就是執著！

又勝鬘經云：若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，即是一乘，無有二乘。二乘入於一乘，一乘者，即第一義乘。此意明隨欲方便而說二乘；明知即是一乘，無有二矣！不曉此意，將上方便，連下一乘，而讀之，輒斷一乘以為方便，

惑之甚矣！

又勝鬘經上說，「若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，即是一乘」：這個如來呀，隨著眾生的這種欲，而假設這種方便說法，即是一乘；那麼這個方便說法，才說有二乘；不是方便呢，就是一乘，就是單單說的一乘，「無有二乘」：沒有這個聲聞、緣覺這個乘，就是啊，佛乘。「二乘入於一乘」：這個二乘啊，也要歸回啊，這個一乘，這一乘法，一乘的教理。

「一乘者」：怎麼叫一乘呢？這一乘，就是「第一義乘」：也就是第一義諦，第一乘。「此意明隨欲方便而說二乘」：這個意思啊，就是如來呀，隨眾生的這種希望，這種欲，而方便呢，說有二乘。「明知即是一乘」：那麼由這個文裏邊來看呢，你就應該明白知道了，就是一乘法，沒有二乘法。「無有二矣」：沒有二乘。

「不曉此意」：你若不明白這個意思，這個道理的話，「將上方便，連下一乘」：你呀，把這個方便這兩個字，連貫呢，到下邊那一乘那個意思，說方便說的一乘，那就是錯了！一乘不是方便；「而讀之」：而這樣念，讀誦；把上邊這個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，即是一乘，你若這麼讀呢，這就是錯了。這個方便呢，是上邊所說的二乘，才是方便。那麼這個要是歸

原的話，歸回來啊，到這個本體上，還是一乘，不說二乘，而讀之。

「輒斷一乘以為方便」：你這麼樣一讀啊，你就啊，啊，說這個佛呀，說一乘是方便的，方便說一乘，以為啊，方便，以為一乘是方便。「惑之甚矣」：這個你不明白呀，這個道理呀，太厲害了！甚矣呀，就是你太不明白這個經上的意思了，你把這個經的意思都給誤解了。本來說，「方便說二乘」，你變成說，「方便說一乘」，把這個字句啊，讀的都讀不清楚。就好像啊，念那個普賢行願品，那個某某，那麼樣念法；那麼樣念法，就講不通了。所以呀，這個也是這個意思。

Door2-150-011

又彼經中，廣破二乘，云無涅槃。又云此經，斷一切疑，決定了義，入一乘道，豈說一乘以為方便？

「又彼經」：說這個彼經，是哪一部經的？那一段說的勝鬘經；這個又彼經，就是沒有說勝鬘經，就說彼經，彼，就是那一部經；那一部是什麼經？就是勝鬘經。勝鬘經啊，「廣破二乘」：它啊，廣義的，就是說的很多，來呀，破除這個二乘這個法，他說沒有二乘，把二乘給破了。二乘，就是

聲聞、緣覺，沒有了；聲聞、緣覺啊，不能入涅槃的。

「云無涅槃」：說他們絕對不能入涅槃的，也就是不能成佛的，也就是不能得到啊，這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這個涅槃的四德，如來的法身四德不能得到，所以說云無涅槃。「又云此經」：那個經上又說呀，說這部經，這部經是哪一部經？大家說是不是勝鬘經？(是，是這個)，哎，又云此經，這個經，這個經啊，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勝鬘經。

「經斷一切疑呀」：它啊，把一切眾生的疑惑都給斷了，啊，沒有疑惑。

「決定了義」：這是決定了義的經，不是啊，不了義的。這個意思啊，說的很透徹、很詳細，透徹、很詳細，就說的很清楚，啊，決定了義。「入一乘道」：它是啊，將來到這個一乘道上，這一乘法。「豈說一乘以為方便」：它豈是說這個一乘啊，還是方便法呢？以這個一乘作為方便呢？不是的，一乘不是方便。

設有方便之言，尚在法華之前，況復無耶？法華云：此經難信難解，佛現在世，猶多怨嫉，況滅度後？誠哉斯言！若保執三乘五性，不信一乘一性者，深為可愍。

「設有方便之言」：假設有說的這個方便法門，說的這個方便法，「尚在法華之前」：這個經啊，也是在法華之前說的，就是這個勝鬘經。「況復無耶」：況且根本就沒有說這個方便法，在這個經上。「法華云」：在法華經上說啊，「此經難信難解」：法華經，這個經文上說，說這部法華經啊，是令人難信！為什麼令人難信呢？就因為它啊，太妙了！

他在以前沒有說過，現在才說，以前沒有說過這個道理，現在呀，把這個道理詳細說出來；所以令人呢，不相信，不容易相信，不容易呀，明白。

「佛現在世」：這個法華經說啊，佛啊，現在在這個世界上，「猶多怨嫉」：尚且很多很多啊，這個人呢，來仇怨他，來妒忌，來妒忌啊，這一部經。為什麼要仇怨妒忌這一部經呢？就因為這一部經啊，這個道理說的太妙了！說的「一切眾生，皆可作佛」。

「況滅度後」：佛在世的時候尚且這麼多人來妒忌、來仇視，況且佛滅度後呢？「誠哉斯言」：說這個幾句經文呢，真是說的真的很呢！真誠、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妄語啊！「若保執三乘五性」：假設你若是啊，啊，保守著，而執著啊，這個三乘和五性，說它是對的，「不信一乘一性者」：不信這個一乘法，和這個一性，這個佛種性啊，這個說法，「深為可憐呢」：這是太可憐了！這是如來所謂可憐愍者呀！

故百喻經第二中，王改聚落五由旬為三由旬，喻以喻方便，於一說三。後人但信於三，不信於一，即其事也。

這個有一部經啊，叫《百喻經》。這百喻經，怎麼叫百喻呢？就是啊，完全說的譬喻的，不是真有其事。這一部經呢，這個(某某)啊，對這部經特別有研究，不是特別有研究，就是他記得這個記憶很多這個比喻，所以呀，他到什麼地方一講，就講這個，就講這個。

那麼這個呢，譬喻，說這個佛呀，本來是一乘法，因為要度這個小乘的根性人，分別說三。那麼等說完了三，再說這個一呀，啊，這小乘人都不信，不信這個一乘，只信這個三乘。說，佛對我們這麼樣講的嘛！那麼這就啊，在百喻經上有這麼一個譬喻，是怎麼樣？有這麼一個村莊啊，就是鄉下一個大約是，離這個王城啊，有五由旬這麼遠。

五由旬，小由旬是四十里，中由旬六十里，大由旬是八十里。那麼就拿小由旬來講，五、四，二百里。那麼在這個地方啊，這水非常的好，那麼這國王啊，就天天叫這個鄉下人呢，給他送水，他吃這個這種水；那麼天天送這個水呀，每一天要有人給送啊，這個人，啊，送來送去，就說，啊！

這路這麼遠！這個國王啊，天天都叫我們給送水，太辛苦了！啊！於是乎啊，這個村裏邊的人都要搬走了，就要搬到旁的地方去。

那麼這個村長啊，就對這些個人就講了，說，哎，你們不要搬走，我有辦法，我去和國王啊，講這個事情，叫國王啊，請國王把這個五由旬改作三由旬，那麼這三由旬就近囉！啊，你們就不會那麼辛苦囉！這一些個人說，能改？啊，這五由旬可以改三由旬？說，可以的，我去和國王講！

和國王一講，國王說，那好，就叫它三由旬了！啊，這五由旬，根本就是五由旬，那麼他改了成三由旬，三、四，一百二十里，嗯，少了八十里，還是這麼遠的地方，但是改了；這回這個老百姓送水呀，噢，就覺得不那麼辛苦了，說是這回近了，倒是近了，這國王說的話是可信的！於是乎這個人就都不搬了。

那麼這改三由旬這個意思啊，也就是啊，譬喻這個三乘，這個三乘啊，根本不是真的，這三由旬也不是真的。但是，你給他說一由旬呢，那個三乘的人也都不相信了。那麼本來是五由旬，經過國王改三由旬了；那麼以後妳再對人講說，啊，這個是五由旬，也就沒有人相信，啊，說這國王說三由旬嘛！這一定是三由旬。那麼這個譬喻，百喻經啊，這個這一段文就是

這個意思。

故百喻經第二中，啊，王改聚落為三由旬，本來是五由旬，他就說它是三由旬。「喻以喻方便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譬喻啊，用它來譬喻這個方便法；「於一說三」：在這一乘法呀，本來是一乘來的，他說分別說三。「後人但信於三呢」：那麼以後這個人呢，啊，聽啊，這三乘，就信三乘了，「不信於一」：他不信這個一乘法了，「即其事也」：這個就是這個事情。

以後啊，就大家啊，在這個聽經的時候，和翻譯的時候，大家都要特別注意一點。那麼注意什麼呢？注意啊，聽這個講經的時候，這個講經的法師啊，有的時候啊，也會講錯了；講錯的時候啊，那麼大家隨時啊，就在講完經啊，大家來共同研究，說啊，這個地方是講錯了！誰要聽出來，真是錯了，就可以呀，對大家來發表這個意思。

那麼有的時候翻譯呀，也會翻錯了；翻錯了，那麼等到這個lecture完了之後啊，大家若聽的有翻譯錯的，也隨時啊，提出來告訴大家，令大家這個寫筆記的，隨時把它改過來。因為以前呢，有很多這個時候，那麼大家都互相不講，我們以後呢，大家互相應該講，誰翻譯錯了，或者講錯了，大家都應該講。無論哪一個講lecture，講錯的，意思講錯了，大家也應該呀，

隨時來呀，糾正。不然的時候，一錯再錯，永遠都錯下去了，那麼把這個正法，就變成偏法了。

Door2-151-012

上約二宗，各別所據，則互相違反；若會釋者，亦不相違。

「上約二宗」：在前邊呢，所說這一段的疏文，這是啊，根據這個法相宗，和法性宗啊，這兩宗他啊，自己所立的這個宗的道理。「各別所據」：那麼每一宗啊，他各別，他自己呀，有他自己的這種宗旨。有的就說是啊，一乘是權，三乘是實；有的又說啊，三乘是權，一乘是實；有的又說一性，一乘；有的又說三乘，五性。這兩個宗啊，他各別所據，他自己呀，根據他自己所見的那個道理，來立出他這個宗。

「則互相違反」：那麼要是啊，照著他自己那個宗的道理來講，說啊，另外一個宗啊，就相違背，他就不相合。「若會釋者，亦不相違」：假設你若是啊，把它融會貫通，把它調和一下，亦不相違，他們兩宗是各有各的理論；那麼，歸根結底，他呀，也不相違的，也啊，是各有各的這個對的地方，若合起來呢，就兩個宗也都不錯的。

要是互相啊，照著違反來講，那麼哪一個宗也都有不對的地方。所以這叫
啊，「合則雙美，毀之兩傷」，要是合起來呀，講，他們都可以講的通，
這叫雙美；毀之兩傷，你要是譏諷它，那麼兩種啊，都受傷，都立不住。

謂就機則三，約法則一；新熏則五，本有無二。若入理雙拂，則三一兩亡；
若約佛化儀，則能三能一。

「就機則三」：這是啊，所說的怎麼有三乘呢？因為這個眾生啊，有三乘
的這根性，有聲聞的根性，有緣覺的根性，有菩薩的根性，所以說就機則
三，有這個三乘。「約法則一」：要是啊，根據這個法，依照這個法來講，
只有一乘，只有一乘法，沒有三乘，是啊，方便說三。

「新熏則五」：如果要是啊，照這個新薰，這個眾生啊，沒有熟的這種眾
生，他叫新熏；則五，就有啊，五種性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無性，
這五種。啊，「本有無二」：本來的呢，按著本來這個法呀，沒有兩個，
只有一個。「若入理雙拂」：若是啊，往這個理上來講，雙拂，也沒有三，
也沒有一，無三，無一。

所以才說，「則三一兩亡」：兩亡；那麼要按著理論講啊，連一也沒有了，不要說三。所以呢，才說則三一兩亡，兩亡，都沒有了。因為在理上啊，什麼也沒有，一法不立，一法都不可得。

「若約佛化儀」：若啊，如果依照這個佛所教化眾生這個方式，這個儀式來講，「則能三能一」：也能有三乘，也能有一乘，這是啊，佛教化眾生的一種方法，方便權巧的方法，所以呀，說三也可以，說一又可以。

是故競執是非，達無違諍。大集五部雖異，不離法界。涅槃各說身因，佛許無非正說餘義，次下當會，古今違順竟。

「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競爭啊，執著是非，互相競爭；你說你的對，我說我的對，互相啊，執著。「達無違諍」：那麼這個你，和我這個不相合，我就要和你辯論；我和你不相合，不一樣，你要和我辯論，互相啊，來辯論，來諍。這個諍啊，就是在言語之間呢，辯論。

那麼在這個大集經啊，有「五部雖異」：它雖然呢，這五部不同，「不離法界」：他呀，所說的，也沒有離開法界。「涅槃各說身因」：各呀，說他自己這個本身的這種的因。「佛許無非正說餘義」：這個呢，在佛也許

可他，說是啊，這個都是說的正說餘義，說啊，這個其它的道理，那麼這個五部不同，但是啊，都是各有各的這個沒有說完的這個道理。

「次下當會，古今違順竟」：那麼在這個地方，沒有說清楚這個「五部」都是什麼，這個法界，涅槃，和這個身因？等到啊，以後會有詳細的講解。那麼當會，就是啊，融會貫通了，在後邊。現在呀，是講這個古今違順，古，是過去；今，是現在；違，就是相違背；順，就是一樣，不相違背；竟，說完了。那麼這個沒有說完的意思，後邊會詳細說的。

Door2-152-013 40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去年呢，前年，那麼這個中美佛教總會，打了十四個禪七；這十四個禪七，很少人呢，參加這麼長一個禪七，那麼最後啊，只剩了三個人。在這個國家，雖然說是啊，有一些個人信佛，有一些個人呢，也想要學佛；但是真正明白佛法的人，是很少很少的。所以在我們去年這三個禪七，就是裏邊呢，的人，自己打這個禪七，外邊來的人呢，是很少。

為什麼很少呢？就因為啊，真正佛教徒，好像沙裏澄金一樣，在沙子裏邊呢，找金子，不是每一粒沙都是金子，那麼這個沙子是很多，金子是很少。

所以在這個這麼大一個城市裏邊，只有啊，很少幾個人在這打禪七！打佛七呢，這更是少！啊，有一個人，在很遠來的，說是參加打佛七，就差一天，他就跑了，就受不了啊，我們這的規矩。

以後，我們無論外邊誰來參加打禪七，和打佛七的人，先要問清楚他，他是不是能跟著我們這的規矩去做去。若不能守我們這的規矩，就啊，一開始就不要參加；那麼參加了之後，他又不守規矩，這是不對的。那麼甚至於啊，差一天，他就跑了。

我們這寧可沒有人，不可沒有法，沒有人可以，沒有法不可以。我們這就是主張正法的，主持正法的，人人呢，都要學正法，不要學末法。說是正法呀，不容易學，不容易學才要學呢！要是容易學，人人都可以學了。好像那個往下流去學，人人呢，不學就會了；也不要師父，不要誰教他，他就明白，所以這一點呢，我們大家都應該知道的。

以後無論誰參加我們的這個禪七呀，也好，佛七也好啊，或者來受戒也好，他要啊，守我們這的規矩；不能說我們大家都在這個佛堂裏用功，他自己跑到房裏去。我們這現在是世界第一個道場，第一個正法眼藏在這個地方，你懂嗎！所以你們都要做正法眼藏的一個比丘；不要把正法眼藏，啊，

給念成正法眼藏(ㄅㄨˋ)，藏起來了，把這個正法眼給藏起來，把那個正法眼藏(ㄅㄨˋ)，不是藏起來的藏。

那麼所以呀，但是方才說這國家人，為什麼不明白佛法呢？你真正修行啊，這個佛法，他都不懂，說，啊，這太難了！若不難呢，那你也得不著啊，這個利益；這個利益就要在「難」、「苦」裏邊得到。好像這個坐，參禪嘛，你坐這腿痛了，忍不住了，就要換腿子；你這個定力絕對不會得到定力的，得不到三昧。你若痛也不怕了，再痛也不怕，這就啊，會練習出來定力了。你就差那麼一點點，說，哎喲，我這可不能忍了！你再能忍一秒鐘啊，哦，就有定力了！但是你不能忍了，所以就把這功夫都錯，又要再練。

「一切是考驗，看爾怎麼辦；當面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練」，再練過。

我啊，發覺所有的人呢，對這個念佛的法門還不太清楚，所以念佛呀，就很馬虎的，那麼功夫啊，都沒有用。這修行，參禪也就是念佛，念佛也就是參禪；你會參禪的人，也就會念佛；會念佛的人，才會參禪。念佛的人，就是佛；參禪的人，還談不到啊，就是佛。為什麼呢？你這個念佛，啊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這心裏呀，就有一個佛在你心裏，

久而久之，你就變成佛了！

所以阿彌陀佛，他接引眾生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眾生啊，念佛，已經啊，變化成佛了！所以他把你這個**真性**，接到極樂世界去，啊，華開見佛！

那麼參禪呢，怎麼說談不到是佛呢？參禪呢，他找佛呢！說，念佛是誰？這找呢！他還不敢承當啊，說，喔，我就是佛！我念佛，我就是佛！不敢這樣，所以他要找。哦！念佛是誰呢？誰念佛呢？誰會念佛呢？念佛又是誰呢？這麼找！找來找去啊，這就向外跑。

你跟這個念佛呢，「念佛」，這是佛回來了，回來到自己心裏，不要向外找去了。所以我們人呢，為什麼要打佛七？就因為啊，我們在這個**七天**，**不打旁的妄想**，就念佛，那麼才能啊，和佛呀，打成一片，這念佛啊，念的打成一片，那麼這樣子呢，我們決定啊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所以念佛這個法門，是非常好的。

那麼說參禪好不好？參禪也好，不過參禪要受苦！第一的，你要忍著腿子痛；第二，你要時時刻刻看著自己不打妄想。所以呢，要是比較上來，參禪比較困難一點，念佛比較容易一點。念佛，啊，隨時隨地你都可以念「南

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念著佛呀，你念佛，佛就念你，啊，彼此念念相連，哎，就成佛了！所以這是很妙的法門。

你們沒有細研究，所以不知道念佛這個好處，啊，很少人來參加我們這個打佛七！這是啊，今天打完了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是錯過機會了，把這好機會錯過了。今年把好機會錯過了，我希望啊，明年，或者去年呢，把好機會錯過了，今年呢，啊，把好機會再找回來它！再找回來它！再有這個念佛七呀，我無論如何，要忙裏偷閒呢，來念念南無阿彌陀佛！

我再告訴你們一句真話，我最歡喜的就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啊，我睡著覺也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做夢也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啊，走路也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是站那也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；啊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啊，所以前後左右，阿彌陀佛都佔滿了；啊，因為阿彌陀佛，他和我啊，要合成一個，要啊，沒有彼此的分別，你說這是妙不妙！還有再妙過這樣子的？

所以念佛的法門呢，是最妙的法門！啊，你們功夫沒有念出來，那當然對你講你也不懂；你要念出來，你看，啊，盡虛空、徧法界都是變成「南無阿彌陀佛」了。說，哦，這又有什麼用呢？那你不念又有什麼用呢？你天

天能和佛在一起，啊，那是再好的都沒有了。那麼今天呢，我不是叫你們大家後悔，你們今年真是錯過這個機會，太可惜了！

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你們各位想一想，幾千萬年也沒有遇著這個打佛七的這個法會。我們今生啊，遇到這種妙法了，這個機會呀，就要成熟了。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以前在這個國家，哪個地方有打念佛七的地方？不單在這個國家，恐怕在西方所有的國家，都很少的；因為我常常也考察這個歷史，沒有的。

現在呢，我們遇到這種法，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，所以呀，等到來年呢，再有這個打佛七的時候，無論如何不要再失去這個機會了，不要再錯過這個機會。這修行啊，就要修，要行；你若不修，不行，那怎麼能修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這個佛法，你就要來這麼樣做。

方才說這個參禪，參禪呢，不單不是啊，不能即身是佛，而且還把自己都丟了！你看，他說念佛是誰？本來我念佛，他連自己都不認識了，是誰呀？啊，哪一個？你把自己都丟了，這有什麼意思？把自己丟了不要緊呢，把佛都丟了！怎麼說把佛都丟了呢？他跑外邊去找嘛！說念佛是誰？他不想一想作佛是誰？作佛是誰？成佛是誰？唉，所以呀，就是他找到成佛是

「誰」！或者他就想，哦，是他，不是我！啊，成佛是他，不是我！啊，又搞錯了！所以這個很容易呀，走錯路的。

所以永明壽禪師說，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；現世作人師，將來作佛祖；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」，若有禪呢，沒有淨土，就會走錯路了。

怎麼會走錯路呢？就是生了疑惑心了，哦！成佛不是我，我不能成佛！那麼成佛是誰呢？念佛是誰，他都不知道了，啊，何況成佛呢！何況作佛呢！

所以很容易走錯路。但是啊，還有很多人修行，因為沒有人修行就沒有這個法了嘛！一定要有人修行，才有這個法。

那麼我也是修禪的，我也找了很久很久的，找念佛是誰？找來找去的！那麼現在呀，找著了沒找著啊？現在也不找了！為什麼不找了昵？因為現在學懶了，學聰明，啊，不像以前那麼笨。說，那我們也都會這個，你們會這個也可以用一用，試一試，試一試看！如果你能不打妄想了，就可以的；要是還打妄想啊，還要找！啊，這個妄想，就要用這個法啊，來把它制住；你要把妄想制住了，那個法，也不需要用了。

啊，現在講這個法的時候，把人這個妄想又講出來，有人就說，哦，今天我錯過這個念佛，和參禪的機會呀，這不是因為我錯過了，因為師父沒有

給我們講明白！我早要知道是這樣子啊，我無論如何我也不錯過這個機會！啊，就因為沒有講明白，不錯！啊，我講明白，你已經忘了，我幾千萬年以前就對你講，但是你不注意，忘了，到現在呀，再講一講。